



成人組 短篇小說・佳作

隻身諾婭

◎ 解昆樺

δ

諾婭醒來時，藍寶石琉璃瓦燈還亮著，是夏匆忙趕火車離開忘了關。錯落冷冽的光影在房間瀰漫，床頭櫃擱著昨日忘了歸位的珠寶剪鉗、皮鎚、銀線、青銅片、形版……。一步之遙的桌案上除了珠寶敲花、拋光工具，還有幾枚耳飾半成品。看過去，像散落一地瓦片碎物的考掘現場。閃著雙紅線的驗孕棒埋藏其中，是個還需要判定生命種子發生時間，以及未來該不該繼續發生的物件。

諾婭半夢半醒，賴床。大床如巨船，在潛意識浪遊，終而停在這頂樓加蓋的房間。彷彿擱淺在外高加索山峭壁上的方舟，半截在空中，半截仍深陷凝固石浪內。聖經裡方舟故事都說完了，躺在床上的諾婭，還在這半進不退。

諾婭與夏念大學在一起後，便在板橋租賃這五樓頂樓加蓋。兩個異鄉人在此依偎取暖，相互扶持，消化九千塊房租。

諾婭與夏住的大樓，位在水泥灰濛的老廢社區。這擁擠嵌合的樓房再加上昔日不斷往外向上延伸的違章、市招，使社區成為雜亂奇詭的叢林。不知何時大家突然棄守，一戶兩戶慢慢搬離。可能像這五樓公寓沒電梯般，周遭當年一起蓋好的舊樓也都沒有，人口老化後，老人們的膝蓋怎能負荷樓梯上上下下。所以像諾婭這樣窮哈哈的學生，也能進駐居之大不易的臺北。

這頂樓房間雖不是流淌奶與糖的聖地，但很便宜。只是空間侷促，生活就不容贅物。因為寸土寸金，所以許多傢俱都得要整合，巨大、多功能的床順勢便成了小房間的主體。變魔術般，除床的功能外，下面還藏著四大列收納櫃，放衣服、書、生活用品，甚至諾婭的維生用具——那些飾品材料工具。對諾婭來說，真正的魔幻時刻是，每當她在方舟上放個小桌案敲打耳飾時，安放各層夾櫃內的種種事物，就這麼一同震顫齊鳴。

房間太小，使諾婭的大床有些突兀。躺在床中的夏自顧自地跟諾婭說會趕快打拼，有經濟基礎後馬上結婚。諾婭知道把懷孕這事告訴夏，他會全然開心。身為單親家庭的孩子，夏最渴望的就是一個完整的家。所以，他又會再加倍努力，完成他期許的生活。

諾婭不知道夏還能怎樣再加倍努力？他退伍後在臺北一直找不到好工作。不時換工作，越換越遠，為了他對幸

福生活的信諾。諾婭懷疑臺北是不是座颱風，把他越吹越遠，終於夏工作地點不是能當天來回的距離。夏應徵到彰化的人工淚液工廠，兩人只能週末相處。守著方舟的諾婭一週好幾天隻身坐在沈默安靜的颱風眼裡。

夏到南部當兵時，諾婭就已在這房間磨練孤獨的技藝。面對寂寞，維生。大床如舟，載她獨自於浮沈世事航行，大床是她在漂泊城市安身的據點，也是她航向城市的謀生載具。就像現在，諾婭抓了擱在床頭櫃的墊板紙張，轉身趴躺夏在大床棉被留下的人形窟窿上，支頤亂畫著耳墜設計圖。諾婭感覺肚子好像在微微凸起，就安在那溫暖的凹陷中，被溫柔保護著。諾婭往往就這樣趴在像蛋室的人形凹窟中，挖掘、汲取設計靈感。她像嬰兒想得到擁抱般，住進夏離開的姿勢，這是狹小套房內她另一座家屋。

諾婭從小鎮通霄來臺北念大學，念的大學前身是護理學校，所以還是以護士培訓的科系為主。諾婭知道自己對護士醫管沒興趣，重心便放在跟社團老師學設計上。諾婭肯學，老師願意教，唸書時便得了幾個小設計獎。作為珠寶設計師，諾婭是偏食的。珠寶中她獨好耳環，可能因為母親愛收集，從小耳濡目染使然。為湊學費、繳房租、賺生活費，諾婭作起飾品設計的生意，幫廠商設計，也自己賣。

學非所用的不只諾婭，夏也是。男生當護士難免彆扭

了些，夏雖跟諾婭一樣學系適應不良，但個性踏實。系上學分紮實唸過一遍，也懂得觸類旁通讀讀醫療管理，去藥妝店、藥局打工增長實務。諾婭搞不定期中期末考，就找夏。對諾婭來說，夏有時是甜蜜的戀人，有時又化為任勞任怨的學長，慢慢地，也成為她缺席的父親。

諾婭父親是跑遠洋船的，長年不在家，小時候諾婭坐在電視機前，用卡通金銀島、魯賓遜漂流記建構父親。但還不及印證，家裡就送來職災救濟金、保險金。靠這份錢，加上母親後來到髮廊工作，從洗髮小妹作到髮型設計師，日子竟也這樣過了下來。

如今坐在方舟的諾婭，時常空然面對窄室之牆，想像父親遠洋航行時，海面千篇一律的風景。到達港口時，父親是不是就像她般摸黑尋階下樓，深入城市去貿易。

諾婭不時會在市中心幾間百貨公司外擺流動地攤，零賣她設計的耳飾。總一個人的諾婭，一切求小求輕便。她拎著 007 手提公事包般的小鐵箱，隨手折疊小鐵架，就出航。為了打開通路，諾婭自己做網路拍賣。夏幫諾婭搞定申請、掛圖種種瑣務，要掛網開站時，夏問諾婭要叫什麼名稱？諾婭想了想，打上：「天使的眼淚」。

諾婭覺得自己守在這枯槁如旱地的城市，夏卻在遠方製造氾濫的淚水。

諾婭總說夏在彰化作的人工淚液是假的淚水，夏也總

回說：「是模仿。」她跑到彰化找過夏，看近乎房間大小的鐵銅機器轟隆運轉，捏著塑膠瓶，吹環、灌淚。純潔，沒有一點雜質，無菌、無傷感的淚水就在她眼前分泌。諾婭其實願意天使的眼淚是冰淇淋融化，流滯下的奶油。

明珠雙淚垂，人的淚水總是雙眼流的。諾婭設計的耳墜都是成雙成對的，鏡像般彼此存在，誰都不准孤單。就像方舟神話，方舟中的動物們雄雌成對，簡陋完成一個小世界。

諾婭自己最得意的代表作，是那白金水滴耳環。耳環垂墜處，作了銀亮手工蕾絲，中間簾空懸繫心型切割水鑽。稍上耳墜，雙耳淚垂，晶瑩彷彿天使雙眸流下的淚水。而天使淚水的內心，讓耳垂隱然承受一必須努力察覺，才能感受到的負荷。滿室耳墜成雙，而躺在自己方舟上的諾婭，總一個人。

諾婭依設計圖，拿錫子、小鐵鎚敲敲打打，像個男人。這老舊社區多的是家庭代工，大家早習慣機器吵雜運轉。住頂樓違章另一個好處，便是可在房外自己裝些有的沒的，各戶皆是如此，使得公寓頂樓成為各種建物錯綜的迷宮。夏幫諾婭在房外搭了簡易棚子，放了簡易打磨機、小燒爐，像個小工廠。只是男人打鐵，諾婭鍛鍊淚水。

成雙成對的耳環在諾婭手中完成，她將他們拍下來，上傳到網拍，像炫耀自己的孩子。在床上畫累的諾婭起身

動動，敲滑鼠打開網站看前晚新 PO 的設計圖有無回應時，發現一筆新訂單。仔細一看，收貨地址竟是通霄老家的郵政信箱。

家裡只有母親，誰會將天使的眼淚寄給她？

τ

莫非母親也加入網購行列，諾婭從訂購者資料欄位，知道下訂的是個中年男子。她心裡沒個準，便撥電話給夏。響鈴嘟了幾下，一陣雜訊便轉語音信箱，八成火車又在一堆山洞裡與世隔絕。諾婭反覆再撥了幾次，終於撥通。

諾婭：「有人跟我買了耳墜……」

夏：「那很好阿，怎麼妳好像不大開心？」

諾婭：「東西是寄到我家……」

夏：「什麼？妳說什麼寄到哪裡？」

電話裡聲音模糊，兩人的話都被距離碾碎成隻字片語。訊號勉力支撐幾秒不到，便斷了。夏坐的火車在山洞間穿梭，說的話都被黑洞吞噬，連一點回音都沒有。

諾婭幾次撥不通夏，終於放棄。她拉開大床下那層收納作品的櫥櫃，拿起「天使的眼淚」細細端倪。諾婭沒想到自己親手打造的眼淚，在網海展示一遭後，竟敷染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。

諾婭藉故拿瑣碎的寄件時程、色差問題，打電話給那中年男子。噗通心跳伴隨手機裡的響鈴，電話接通了。

是個渾厚低沈如夜海的男子聲音，諾婭的方舟幾乎就能在他聲音裡航行。諾婭強自鎮定，機械式問答，掩飾她複雜的情緒。諾婭鼓不起勇氣問他為何寄到通霄？她感覺就將逾越某種隱私界線，害怕這麼隻身走赴埋藏地雷的沙灘，無法承受太大的秘密。

無助的諾婭只好打給擺攤時認識的死黨小米。

小米驚叫到：「OH～My God！小婭妳要有新爸爸了！早說妳媽不可能沒人追！」

諾婭：「我不知道……」

小米：「不知道也得知道！妳不用知道妳新爸爸長怎樣，是何方神聖嗎？」

諾婭確實需要一份更真實的感覺，對這男人。

小米接著說：「妳網路訂單不是有他地址嗎？不如我們去他樓下看他長怎麼樣好了。」

諾婭含糊答應了。她拿起小錘子在燈下，反復錘打心事，直至深夜。

隔日一早，她便與小巧依地址循著地圖到他家等著。一到才發現，臺北都是樓這中年男子住的正是公寓。樓下鐵門關著，幾個人陸續進出，這棟樓這麼高，誰又知道誰是誰？

諾婭與小米面面相覷，小米吐舌：「好險不是那種有警衛守著幾棟共用一個出口的社區大樓。否則啊，我們連

『棟口』都沒得看。」

諾婭沒好氣的看小米：「那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小米：「不然你去旁邊便利商店要個不用的箱子，撕個紙板用麥克筆寫他名字認親好了。」

諾婭：「又不是機場接機。」

小米：「對對對，是兩個妙齡女子跟蹤怪叔叔。我們可以去徵信社找份工作了，以後變成抓猴大師也說不定。」

兩個人只好乖乖躲在對街一直看著。

小米：「這個背國小書包的小男孩當然不是。這個禿頭穿運動服去晨跑的大叔可以不要是好嗎？這個穿西裝看手錶的年輕人，嗯，應該不是吧！被女兒、老婆牽著出沒的好爸爸，希望不要是，劇情太複雜，諾婭我看先爆炸的會是妳……不如就這個好了！」

一個鬢間微帶星霜，提著小公事包，穿著簡單夾克、西裝褲的中年男子，看著手錶若有所思走下樓。

小米拉著諾婭跟著中年男子，不久，變成諾婭拖著哀哀叫「妳爸怎麼走那麼快」的小米走。中年男子走的快，似乎在趕時間。諾婭與小米就這樣跟這男子在城市漫遊，諾婭訝異看著白日臺北街景，她已非常久沒在白日走過這城市。

畢業後諾婭當舒活族賴活在臺北兩年，白日睡，夜是醒。城市生活以下午為起點，所有事物都沈浸在夜色。

眼前現下一切對她來說，實在太陌生。

跟著那男進入板橋捷運車站，諾婭正在包包掏啊掏找捷運悠遊卡，小米居然喊：「我沒帶卡！」兩人著急看價目地圖七零八落亂湊硬幣時，中年男子早淹沒在啄木鳥列車離站音樂，消失在灌入捷運車廂的人潮。

下午躺在方舟大床的諾婭決定讓她所習慣的夜間臺北街景，沖刷掉腦海那片陌生的早晨臺北街景，便決定去擺攤。下班時間，百貨公司兩側人潮如織。往往周遭攤販越聚越多，警察便也來了，攤販們守望相助，諾婭就是這樣認識小米。

今晚有雨，諾婭棲身夜黯騎樓，想警察不會來了吧，安穩看自己平常擺地攤的城市街景。諾婭覺得她們白天跟蹤那中年男子漫遊臺北，一切都是她們「自以為的」。她們依自己的喜好、焦慮，以為就是這男人了。就像她現在依著自己的習慣，生活著這座城市，改變日與夜的定義。

回返方舟的諾婭百轉千迴，竟一夜無眠。隔天也不管網拍上的中年男子有沒有匯款，便把「天使的眼淚」拿去郵局寄了。有手機、電腦後，諾婭發現這似乎是她第一次去郵局寄東西回家。諾婭想了想，估算東西寄到通霄的時間，買了回通霄老家的火車票。

幾天後，諾婭坐上很久沒搭的火車。她轉兩班火車才能抵達通霄，一下車便直奔家裡。母親在髮廊工作，家中

沒人，諾婭終於翻找到郵局信箱的備份鑰匙。她忐忑走到郵局打開信箱，果然自己寄的小禮盒就躺在信箱內。

諾婭將盒子領回，放在家裡客廳桌案，任由牆面上父親遺照微笑注視。諾婭不知道如何與一室寂靜相處，她看著父親遺照良久，覺得那默默的笑不大真實，像一只面具。她不知道面具下父親真正的心情，對這件事，他會憤怒、驚慌或無奈接受……畢竟真正的父親在這家確實已缺席太久。

諾婭順牆上父親目光探索許久未回的家，一步步走進母親房間。諾婭突然厭惡起自己這樣夾雜道德審判者的姿態、情緒，走進母親房間。那感覺像夏日汗衣，黏膩在身上，諾婭揮之不去。

這是間素雅的房間。生活中必備的傢俱、用品各適其位，仿佛就算沒人在裡頭，這房間也能自己運行出一種生活，像被設定為無人駕駛自動飛航的飛機，就這麼獨自穿越太平洋。諾婭記起小時每當睡不著時，母親就會抱著她躺在床上翻讀童話書。諾婭躺了下去重溫那時光，床褥淡淡泛起女人體香。早躺慣了在臺北自己的方舟，諾婭覺得母親這床太小，那都去不了。

諾婭起身打開房裡電腦，那還是自己多年前汰換下給母親用的。當時諾婭陪在母親身邊，教她滑鼠如何用，ㄅㄆㄇ怎麼輸入，一步一步教母親用電腦。諾婭想，現在這

故事起點可能就在那只滑鼠。她還記得當時她握著母親手在滑鼠上，說：「點這個圖示兩下，就能上網，無聊時就點這個，網路很有趣。」

老電腦老貨車般，ㄅㄛㄅㄛ一咖咖運轉。這是臺只能打字上網的電腦，但也只要能如此，諾婭知道，就足以引爆內心洶湧的情感。就像夏說的：「當年住學校宿舍追妳時，室友半夜不睡都在連線打世紀帝國網路遊戲，就只有我上網是跟妳在網路聊天室情話綿綿。妳的心就是一座帝國。」

諾婭打開電腦像打開母親另一間房間，她猶豫要不要點開母親信箱，進入母親體內那話語交織的帝國。諾婭最後還是放棄了，她終然無法獨自與母親那些隱私字句對話，害怕那逐字逐句的窺視，都將在她心中形成永無止境的兵鬥。

不知該怎麼辦的諾婭打電話給夏，電話那頭盡是工廠機械乒乓聲響。夏：「什麼妳回通霄了！吃飯了沒？」公式般，吃飯然後天氣。「這裡天氣不錯。」諾婭先說了：「但我要跟你講的是……」電話中夏辦公室那頭卻又電話聲大作，「對不起！老闆急電，我晚點再打給妳。」

諾婭怕房間收訊不好，拿手機跑到外面客廳坐著。在客廳沙發久久等夏電話的諾婭，半日奔波也累了，慢慢昏沈睡去……突然客廳電話響了起來，諾婭馬上拿起電話，只聽開頭那聲「喂……」就知道是那中年男子。

同時間門外樓梯間傳來急迫的上樓腳步聲，大門被匆忙打開，握著電話筒的諾婭與進門的母親相對而視。

諾婭掛上電話。

ξ

諾婭的母親：「怎麼突然有空回家，都沒打個電話。」

諾婭將耳墜小禮盒拿給母親，諾婭的母親打開後，若有似無地看了，靜默幾秒，便顧左右而言他，在廚房忙進忙出張羅諾婭吃飯。諾婭冷冷搭理，後來乾脆打開電視，讓電視機的嬉笑怒罵聲代替她回答。

晚上家裡電話不時響起，響的長短不一。最後，諾婭母親將電話拿起，話筒像聽不到戀人回答的耳朵，躺在木桌重重年輪中。

深夜，夏終於打電話來。諾婭將事情跟夏說了，問該怎麼辦？

夏的回應很男人：「當然要拆散他們啊，不然你死去的老爸怎麼辦？通霄確實無聊了點，應該把你媽接到臺北，妳多陪陪她，也就近看著……。」

諾婭覺得夏幾乎就要把三綱五常婦德婦教，用白話翻譯一遍了。她輕撫肚子，猶豫夏要許諾給她的幸福生活。

她跟夏說：「累了，先睡了。」

隔日清早母親打破沈默，約諾婭去菜市場買菜。出門前，諾婭將擱在客廳桌上一夜的天使眼淚握在掌心。母親

與諾婭一前一後騎著腳踏車，向那濱海市集蜿蜒行去。後頭的諾婭看著騎腳踏車的母親，她發現自己不只好久沒認真看母親，現下更以男人眼光欣賞她。母親身子瘦弱了些，時間把她壓的扁小，在衣服剪裁下，她仍有女人波浪般優雅身形。一陣海風打來，母親騎著腳踏車搖顫，著實令人想呵護她。

「我要成為一個有支配欲的丈夫嗎……不，女兒嗎？」諾婭幾乎忘了這個家幾乎沒有這角色存在過。

市集人潮不比臺北，但都是母親熟人，反倒讓人有壓力。在一個個攤位揀選時，幾個婆婆媽媽將諾婭母女團團圍住，問她未來有何打算，什麼時候要結婚？什麼時候要生胖寶寶？諾婭支吾以對，只能靠母親解圍。

提著幾袋時蔬魚貨，兩人騎在海濱路上，轉到通霄海邊看久沒看的海。腳踏車停一旁，母女兩人循階爬上海堤。海堤旁火力發電廠的煙囪筆直矗立上衝天際。堤防上風大，讓人幾乎站不住，諾婭與母親相互扶持走至海堤盡頭。站在瞭望臺遮風棚，看著海風吹卷海浪與海沙，一只貨船遙遙傳來船笛聲。

母親：「記得以前……」

「不要跟我說以前了！」諾婭甩開母親的手，攤開另一手緊握的「天使的眼淚」，迎向母親。晶瑩的天使淚水暈染諾婭指紋。

母親愣了一下，結巴地陪笑說：「妳喜歡啊，這是我拜託隔壁王媽媽上網訂的，昨天終於收到。妳戴一定很好看……」

諾婭說：「這是我設計的。」從背包裡再拿出一對款式相同的耳墜。

母親靜默良久，這才說道：「那是我在網路認識的一個朋友要送我的，上次他到南部出差，我們在火車站碰面。我也曾到臺北找過他……。」母親鼓起所有的勇氣：「妳爸爸消失了，妳也長大了，有天也會嫁人……你們都離開了這個家……那被留下來的人該怎麼辦？」

母親的每一句話都夾雜著海風，諾婭無言以對，羞愧地難以自己。她迎向大海，把早握不牢的天使眼淚丟向大海，轉身跑回家。

回家後諾婭將自己關在房間，但關在自己房間的不只諾婭，還包括諾婭的母親。兩個女人在各自房間，只剩掛在客廳牆上的父親依舊默默微笑。仿佛再一次父親的守靈夜，今夜整個家闐靜寂然。唯一的聲音是諾婭離家的甩門聲，那鐵門交擊聲響在樓梯間迴盪，宛如天啟雷鳴。

只不過在離開家前，諾婭把被母親拿起的電話筒放回電話機上。走下樓時，諾婭隱約聽見家門又輕輕打開的聲音。疾走在深夜無人的小鎮大街，諾婭深感愧疚，落了淚。她慣性地回臺北、離開家，覺得自己也只是個逃避問題的

人。

深夜通宵火車站早沒火車，諾婭招了輛計程車到高速公路下坐野雞車。坐在諾婭後頭一對男女對話聲始終沒停歇過，弄得諾婭心煩意亂。約末至新竹，諾婭終於好奇起身往後看去，發現居然是一對中年夫妻。通常只有熱戀期中的男女才能這樣不斷聊下去，對此諾婭若有所思。旅程與中年夫妻話語中不斷綿延的生活日常共進，在凌晨一片鬱藍天色中車子下了高速公路。一夜折騰，諾婭在凌晨抵達板橋，準確接上日睡夜夢的生活節奏。爬上公寓後，倒頭便栽往方舟睡去。

諾婭醒來，已是下午。她到陽臺，隨手拿幾樣待打磨的首飾，到頂樓房間外的簡易鐵棚扭開拋光機。拋光機快速輪轉，打磨鐵銅，諾婭想順道把心放在這兒，看能否打磨掉自己黯淡的心事。

身後天空響了幾聲悶雷，諾婭轉身遠望，烏雲被撕碎散落天際，身後違章鐵皮屋簷重層千疊，宛若城市大洪。她想，她與夏從只會鬼叫鬼鬧的年紀，懵懂同居到現在都要三十歲，兩個人從無至有，不斷搭建起這高聳公寓閣樓上的生活。神誤會了什麼，以為我們要建築上達天堂的巴別塔，讓我們在悄悄間開始說起不同的話，不再能溝通。

在臺北城凝固鐵浪中，諾婭覺得自己與方舟孤伶伶擱淺在觀音山。她回到屋內摺紙飛機，站在高樓窗口，向窗

外天空射紙飛機。紙飛機在半空滑翔，凌空飛過樓下街道，快到對樓時，優雅畫出弧線，飛回諾婭手中，迴旋鏢似地。紙飛機在兩樓間輕巧往返滑動，各樓房每扇窗面似乎都倒映紙飛機的身影。現在，諾婭總不時一個人熟練摺紙機，尋索夏。

那是大學時，夏教諾婭摺的。兩人時常比賽，看誰的紙飛機飛夠久，又能準確回到自己手上。一意被諾婭與夏延長飛行時間的紙飛機，重回手上時帶有整個城市的氣象，沾染了日暖天寒的溫度。

當然有失手時，紙飛機栽跟斗般直墜街心，不是當場被車子碾爛，就是被興奮追著跑的小狗狗咬爛。夏說了個聖經故事安慰傷心的諾婭：「方舟每隔一段時間便對茫茫大海投放一隻飛鳥，任牠去尋索退水的陸地。前面的鳥都飛回方舟，終於有一隻沒回來。鳥最後還是為人類找到棲居之處，那怕只有心臟方寸般大小的土地。」夏看著諾婭：「回不來的紙飛機，總會找到獨自生活的所在。」雖然他們最後還是乖乖下樓，把跌落街道慘遭蹂躪的紙飛機碎片都撿了回來……

天驟然將夕，城市陰鬱失溫，這也是一日。諾婭回房，想起已一些時候沒登錄網拍，趕緊打開電腦。果然回通霄不過兩天，一大堆信息如洪水淹沒信箱。但，諾婭一眼就發現那中年男子的來信。

那中年男子如此寫到：「上次買的耳墜，是要送給一個我心儀的女士。她之前跟我說她喜歡耳墜，我逛網拍看著看著，直覺想她會喜歡妳設計的作品，便訂了那款『天使的眼淚』。但她只簡單回說收到了謝謝，就沒下聞。我終究是有年紀的單身男人，難弄懂女人的喜好，妳們女生挑女生的東西比較準，可以麻煩妳幫我挑嗎？」

諾婭關了電腦，隨意到百貨公司前擺攤，想在往來人群中沈澱，用喧嘩埋葬她的胡思亂想。

諾婭下鄉折騰兩日，加上之前休息，攤子很久沒擺。眼尖的小米顧不得自己攤子，馬上欺身過來：「小姐，真是好久不見，想說妳已經去跑路了！」幾個熟識的攤販、顧客也過來虧了諾婭幾下，諾婭不自禁淺淺笑了。這些寒暄、這些人來人往、這些香水菸味汽機車廢氣混雜的氣息……諾婭閉眼大力呼吸一口，才真正感覺回到臺北。

面對這轉眼繁華，轉眼又凋零的城市，幾個店面其實也跟攤販差不多，一下開一下倒，如同流動的饗宴。頻繁地換租，工匠敲打、拆卸裡頭裝潢。許多都市更新案子快速在這城市推展，大樓拉皮，油漆新上。諾婭在新舊交錯的街景站著，背後拉下的新刷鐵捲門寫著亮麗的「幸福」油漆字，未乾。字味從她身後直上腦門，整晚她被身後的「幸福」弄得頭暈目眩，無法呼吸。

深夜諾婭寫信給那中年男子：「我可以幫你挑，如果

你有心，或許到我平常擺攤的地方親眼看看質感如何？」
不過諾婭卻沒說時間，即使中年男子不斷來信詢問。

因為，諾婭決定親手好好設計屬於母親的天使眼淚。

φ

這幾週諾婭拿著炭筆，在頂樓小方舟裡建設勾掛在耳垂下的小城市。諾婭最後決定以花興託最想跟母親說的話，她設計了「小蒼蘭」、「藍色鳶尾花」兩款「天使的眼淚」。

離開童騷遠足久矣的諾婭在非假日開始早起，帶著素描板、鉛蠟筆。諾婭與上班人潮路途相反，她到臺北火車站後頭跟著長青族搭公車上陽明山。諾婭提筆圖繪，草稿線條如絲如煙錯雜交織。回方舟後，她拿著擦布、畫筆，從中篩選、淬煉想對母親說的話。

諾婭拿弓鋸上下割動木板，做出小蒼蘭天使眼淚的圓箍框外形模具。她巫醫般拿了金屬柄杓，以瓦斯火焰將白鐵烤煉成銀色鎔漿後，緩緩倒入圓箍模具。圓箍凝環全都是銀白色，唯獨環中靈動垂懸的小蒼蘭花卉，以三枚淡紫萊茵石組構。諾婭要讓銀白圓箍完滿擁抱小蒼蘭的花語：純潔與幸福，她希望自己也能這樣擁抱母親。

打造藍色鳶尾花天使眼淚時，諾婭將金屬片放在裝瀝青的半球型鐵碗，拿敲花衝頭敲出描線。描線在金屬片上釘敲延伸漸成脈絡，打薄拋光一如鳶尾花瓣絲綢般舒卷伸展的天使翅膀。諾婭在漸層波浪的鳶尾羽翼綴上淡藍萊姆

石，輕微擺動便閃現極光，如同鳶尾花希臘文的彩虹語意。諾婭希望配戴藍色鳶尾花的母親能有自己飛翔的天空，找到能引渡自己重生的彩虹橋。

諾婭為母親親手打造耳墜，覺得自己不再是母親的丈夫，而是母親的爸爸，像要送給待嫁女兒的嫁妝。諾婭希望小蒼蘭、藍色鳶尾花兩句花語能輕輕稍在母親耳邊，向母親傾訴自己醞釀要給她千言萬語的祝福。她握著圓尖嘴鉗彷彿送子鳥，將兩副新完成的「天使的眼淚」放在檯燈下細細檢視，燈光中耳墜明亮如諾婭心中無數回聲。

諾婭寫信跟中年男子約了時間。下午諾婭一身黑色勁裝皮衣當作自己在夜晚城市的保護色，便直往百貨公司外自己擺攤販處。諾婭有些漫不經心招呼了幾個客人，她畢竟是在意那中年男子的，不知道他會用什麼姿態、表情，甚至氣息，到達她面前。

約定時間越來越近，諾婭不時看著手錶，不知中年男子會不會守時？這畢竟是有一堆藉口、缺口可用的城市。諾婭在人群中忐忑等著，守株待兔。諾婭似乎是母親的母親，母親的姊姊，母親的父親，母親的丈夫，就在這裡等著。

不知何時開始，諾婭感覺口袋裡手機震動著，她一時慌亂掏阿掏的才找著，正要解密碼鎖，手機卻停了。

「嗯，小姐，對不起，我是……」抬頭，諾婭目光觸

碰到那男人的眼睛。那是雙清澈渾濁參半，明顯飽歷事故的眼睛，目光因年華增長透露著溫馴，裏藏在笑起來浮盪著魚尾紋的眼窩。

諾婭沒想到在自己地盤上，先慌的是自己。「我幫你挑了小蒼蘭與藍色鳶尾花這兩副花卉系列的天使眼淚……」諾婭趕緊從背包拿出那些錦囊包硬殼珠寶盒。

「不會太重嗎？我怕她耳朵負擔不了。」中年男子擔憂的問。

諾婭喜愛他的擔憂。

中年男子傾身往她捧起的掌心專注看著「天使的眼淚」，沉吟、琢磨諾婭交給他的一字一句。大街上的街景、時間彷彿以諾婭掌心中的小蒼蘭與藍色鳶尾花為核心，緩緩暈散、流逝。

突然間，警哨聲大作。警察來了，一陣一陣，雨也來了。大夥趕緊收拾，小米在遠方招手直叫諾婭快跑。匆忙間，諾婭把掌心裡所有的話都一口氣交給他。只低聲說一句：「再聊。」便在人潮中與其他擺攤人轟然鳥獸散。這真是逃跑好藉口，對於將來，諾婭覺得今晚進度夠了。

諾婭低頭努力奔跑逃離城中心，前方人潮湧湧襲來，繁華街景划向兩耳側。街景開展如蝴蝶兩翼，華麗又輕薄。地上水灘朵朵如池，行人身影在雨水中徬徨、震顫。倒影

中的人群像跑不完的走馬燈輪轉，這城市，諾婭想，總這麼多人。

諾婭在大雨奔跑，跑過一間嬰兒用品店，裡頭乾淨溫暖，鵝黃燈光鬆軟如蛋糕。她瞥見店面落地櫥窗中自己模糊身影裡，隱拓一對新婚夫妻。他們相互依偎，笑著拿起嬰兒衣服比對。警察還在後頭，諾婭只能跑無法停下來，直往一道好長好長的斑馬線跑去。但紅綠燈亮了紅燈，諾婭被困在大馬路中的分隔島。紅燈阻絕馬路對樓的一切，警察應該無法跟上來了。隔岸洶湧，嬰兒用品店在彼方依舊明亮。沒帶傘的諾婭停在中途分隔島，任大雨撲打。步履沉重的諾婭一身濕衣，負荷整座盆地的淚水。衣角滴點，隨她前行。

天空已盡情哭過，但諾婭覺得自己還沒。

諾婭螢火蟲般以一身天性，嚮往自己方舟大床裡的波浪。諾婭穿過臺北城大街小巷終於走回自己的塔，在一片黑暗樓梯中，她摸索、攀爬，腹肚在向上陡峭的階梯近乎匍匐。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像要分泌另一顆淚水。

樓梯下團抱一切的諾婭仰望階階樓梯上，樓梯間轉折處的窗子，灰濛黯淡但仍有光。窗口裡奇詭瑰麗的闇紅天空混雜月光與霓虹燈光，冷冷向樓內垂臨灑落欄杆影子，在諾婭身上留下一排無聲抓痕。

隻身諾婭以全副力量扛著自己，逐階吃力走上陰暗潮

濕的灰色磚梯。諾婭一手抓牢扶梯把手，一手張掌按著梯道斑駁牆面，咬牙向每樓層窗口迷魅的光芒攀爬而去。今夜如此疲憊的諾婭在意識朦朧模糊間，感覺兩臂似乎各有男人攙扶她上樓……

一個是夏，另一個是戴著夏面具的中年男子。



〈隻身諾姬〉得獎感言

為了將稿子寄給新北市文化局出版，我列印稿子，在研究室撫案修改。再次逐字回到情節，那我熟悉不過，自己心裡說過無數次的故事。時常有人問我會什麼為什麼還要創作，在學院照著規定走，清閒度日豈不安好？我說：為了不死，為了活下來。肉身可存可毀，而哀莫大於心死。對我來說，姿態僵固，當個一模一樣的人，是一種絕對的死。隻身諾姬最後停在高高閣樓上，在天使的眼淚中入眠、啟航。如今我也在自己的八樓研究室的字海中浮游，揮揮手跟她說再見，以作者的身份沈沒，死去。



解昆樺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，現任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。以現代文學、現代詩、現代小說電影改編、意／影像敘事互文性為研究領域。現代詩、散文創作並曾獲文建會臺灣文學獎首獎、教育部文藝獎、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全球華文星雲獎等。